

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

儒家三大圣人之一



全译本

第六卷

王
阳
明
全
集

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全集/杨光主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7. 6

(中国古代思想家传记)

ISBN 7-5402-0148-7

I. 王… II. 杨… III. 王守仁—全集 IV. B24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5739 号

王 阳 明 全 集

杨 光 主 编

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印张 106 2560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402-0148-7/I. 098

定价:158.00 元(全六册)

【译文】

根据湖广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的监军金事汪濬，广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的监军金事吴天挺，分巡右江道监军副史翁素等人联合写呈报报告说：

“根据广西领哨浔州卫指挥马文瑞、王勋、唐宏、卞琚、张缙，千户刘宗本，永顺统兵宣慰彭明辅，官男彭宗舜，保靖统兵宣慰彭九霄，以及辰州等卫部押指挥彭飞、张恩等人各自呈报说：

‘前面一项事情，我们都遵照命令统帅各自的部队兵将，按期限在今年四月初二日，秘密地从龙村埠等上江岸，当时，承蒙统督参将张经，都指挥谢珮，督同宣慰彭明辅，分布官男彭宗舜，土人头目彭明弼、彭杰带领士兵一千六百名，他们都跟随领哨指挥马文瑞带队出征。

土人头目向永寿、严谨，带领士兵一千二百名，跟随领哨指挥王勋，统一指挥作战。还有督同宣慰彭九霄等人，分布官男彭盖臣，前来效力报国的土人头目彭志明，带领士兵六百名，跟随领哨指挥唐宏，统一指挥作战。

土人头目彭九皋，带领士兵六百名，跟随领哨指挥卞琚作战。土人头目彭辅，带领士兵六百名，跟随领哨指挥张缙作战。土人头目贾英，带领士兵六百名，跟随领哨千户刘宗本前往作战。另外，各哨的官员，还带领浔州等卫所以及武靖州的汉、土官兵以及向导等，共一千多人。永顺的部队进剿牛肠的逆贼，保靖的部队进剿六寺的盗贼老窝。

规定在初三日寅时（3时到5时），一齐到达敌人的老窝，发动总攻，合力围剿。

这里的盗贼们先是为了防御湖兵经过这里，都将家属、牲畜，都驱赶到老窝后面的大山里潜藏起来。贼兵首领胡缘二等，分别带领党徒，喽罗联合起来，来御防、抗拒官兵的到来。

但是，当他们察访得知本院住扎在南宁，一片寂静，没有前往征伐进剿的消息，又没有见到官军调兵遣将以及集结粮草，并且湖兵在归回本地时，又都是偃旗息鼓，无声无息，一点也没有警惕、准备，于是这些贼兵都怠慢、放松，不当做一回事。到这个时候，突然遇到官兵，四面围攻，这些盗贼便都惊慌失措，乱了方寸，但是，他们仍自恃骁勇、强悍，蜂涌前来，抵挡官兵。

当时，彭明辅、彭九霄、彭宗舜以及土人头目田大有、彭辅等人，督率部队，奋不顾身，奋勇向前，在飞箭乱石之中冲锋陷阵，敌挡拚杀了几个回合，敌人的锐气被摧败了。于是，就在阵地上活捉斩获了贼兵首领，并且还有跟从的贼兵喽罗九十六人被抓获或杀死；俘获了逆贼的家属，并且抢夺回了被贼兵掳掠的人口、牛羊、器械等项极多。

剩余的盗贼大败后，逃跑又盘据在仙女大山上，凭借险要的地形结起营寨。官兵到来加以围剿，爬树，攀登悬崖，定下计策进行仰攻。

到初四日，又破获了贼敌的营寨，当场活捉、斩杀了贼敌首领，还杀死、俘获贼兵、喽罗六十二名。初五日，又攻破了油磗、石壁、大陂等贼兵老窝，活捉和杀死了贼兵首领以及从属的贼兵、喽罗共七十九人，俘获了许多的男人、妇女以及牛羊和兵器等等。

剩下的逆贼又逃到断藤峡、横石江边，因官兵追击很猛，贼兵抢着渡江，淹死了大约有六百多人；官兵又从敌寇后部奋勇追杀，当场活捉、杀死了敌兵首领以及贼兵、喽罗六十五人，俘获男人、妇女、牛羊牲畜、器械等极多。这些贼敌当中有一、二人漏网，也都逃到其他地方。

官兵进行追杀，一直到本月初十日，又毫不遗漏地遍搜山洞。稟告后收兵而回，到浔州府住扎期间，他们于是又接本院的详细周密的谕令，又派各路官员带兵转移，去进剿仙台等地

的逆贼，他们在本月十一日，昼夜行军，分派各路官兵，遵照牌令中所写好的进兵策略，开始行动。

永顺驻扎的官兵从盘石、大黄江登岸；去进剿仙台、华相等处的贼兵。保靖的官兵从乌江口、丹竹埠登岸，进剿白竹、古陶、罗凤等处的贼寇；规定在十三日寅时（3时到5时），一齐到达敌人的老窝，发动总攻，合力围剿。

各地的贼寇听说牛肠等地的贼兵老窝已经被攻破了，这才心中疑虑、害怕，谋算着想凭据险要的地形负隅顽抗。贼寇头目黄公豹、廖公田等人，各自带领贼寇沿路埋藏弓箭设施并进行埋伏，集合势力出兵抗拒官军。这时候，官兵突然到来，快如风雨一般，贼寇被这阵势吓住了。贼寇虽然已没多少士气了，但仍然舍身忘死，进行冲杀，比牛肠等地的贼寇，更为穷凶极恶。

各路官兵，奋勇杀敌，前后夹击，冲锋陷阵，争先恐后，抓住、杀死了贼寇首领以及贼寇、喽罗共四百九十名，俘获了许多贼寇的家属、男人、妇女、牛畜、器械等等。剩余的贼寇逃入永安边界，一个叫作立山的地方，凭借险要的地形集结营寨。当时，又承蒙摘调指挥王良辅和士兵头目彭恺等人，带兵在本月二十四日，也分别从几路一起进剿贼寇，奋勇向前，争先恐后，从四面进行仰攻。

贼寇于是大败散逃。在当时的阵地上共活捉、杀死包括贼寇首领在内的贼首、喽罗一百七十二人，俘获男人、妇女、牛畜、器械等等极多，剩余的贼寇向远处逃窜，官兵乘势进行追击，毫不遗漏地包杀。

又据把截邀击的参将沈希仪发来的捷报说：活捉、杀死从属的贼寇、喽罗八十六人。把守拦截的头目邓宗七、抚猺老人陈嘉猷，旗军洪狗胜等人，以及贵县的典史苏桂芳，把守隘口的指挥孙龙、官舍覃铎、浔州府的捕盗通判徐俊，平南知县刘乔等人，也都各自呈来解押文告，共杀死、活捉从属的贼寇八

十一人，俘获了大量的男人、妇女、器械等等。

另外，该督兵右布政林富、前任副总兵张祐等人，遵照本院制定的进军策略，分别督领田州府前来效力报国的头目卢苏带领的目兵，加上官兵共三千人，还有思恩州前来效力的头目王受等所带的目兵以及官兵共二千人；韦贵等带领的目兵以及官兵、乡款共一千一百人；按照安排好的分兵路线，共同进剿九寨的作恶多端的猖贼，提前规定在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时（五时到七时），一齐进抵贼寇的老窝。

他们首先在二十二日晚，在新墟集结了各土目人等，向他们宣布本院密秘传授的进军策略，乘着夜色，口衔木枚以防出声，快速进发，所经过的村寨，都一片寂静，并不知道有军队路过。黎明时分，军队各已抵达贼寇营寨，于是，我军突破了石门天险，我部队全部冲进去，这时，贼兵才有了警觉，都认为兵从天降，震惊害怕，溃败窜逃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我军乘胜追杀贼寇，边跑边战斗。到了薄午，四方各远寨的骁勇的贼兵，纠集了二千多党徒，分别手执长标、毒箭，一同联合势力呼拥前来抗拒我军，他们极其凶猛、驽悍。我军鼓动声势，奋勇向前拚杀，呼喊声响彻山谷，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十。贼寇既失去了天险作为屏障，又被我军的声势夺去了士气，加上我军越战越勇。

贼寇抵挡不住，于是大败，溃散奔逃。当场活捉、杀死包括贼兵首领在内的贼首、喽罗二百九十一名，俘获了大量的男人、妇女、牲畜、财产、器械等等。

其余的贼兵都分别聚集党徒，分成几个阵地，逃到极高的大山里面，凭据险要地形建立营寨。我军也分路蹑手蹑脚地追击，加以围剿。但是山崖、峭壁高峻险绝，我军从下面往上进行仰攻，战斗形势与自己不太便利，贼兵从山顶乱扔滚木、雷石，我军伤亡的人很多。于是，我军从多方面设想对策，决定在夜里发出精锐部队，攻其不备。

二十四日，我军又攻破了古蓬等敌人的营寨，活捉、杀死了敌军首领还有贼首、喽罗共一百四十六人，又俘获了很多东西。

五月一日，又攻破古钵等贼兵营寨，活捉杀死了跟从的贼首、喽罗一百二十七人，又俘获了很多入众、东西。

初十日，又攻破了贼兵占据的都者峒等等营寨，斩杀先跟从的贼首、徒党一百四十人，又俘获了许多人众及其他东西。

本月十二日等，又据参将沈希仪通报到，督领指挥孙继武等官军，以及迁江的土目士兵、民夫等人，在高径、洛春、大潘等地，追击、围剿并诱击各个营寨逃跑出来的贼寇，共斩杀、抓获首及属的贼寇、党徒九十八人。

都指挥高崇通报到，督领指挥程万全等官军以及土目兵士、民夫等人，在思卢、北山等地搜查、围剿、堵截、捕杀各个营寨逃跑出来的贼寇，斩杀、抓获协从的贼寇、党徒共九十一人。

又根据同知桂鏊所监督思恩的土人头目韦贵、徐五等带领的目兵，分兵进剿贼寇的铜盆等营寨，斩杀、抓获跟从的贼兵、党徒一百九十二人，又俘获了人众、财物很多。

又根据通判陈志敬督领武缘、应虚等地的乡兵，搜查围剿大鸣等山上所逃跑的贼寇，斩杀、抓获贼寇八十六名。

又在本月十七日等，卢苏、王受等人，又攻破了贼寇占据的黄田等营寨，斩杀、抓获贼寇、党徒三百六十二人，又俘获了人众、财产等很多。

六月初七日等，又攻破了铁坑等地的贼寇营寨，斩杀、抓获的贼寇二百五十三人，俘获的人众、财物很多。

又根据报告，指挥康寿松、干黄、王俊等督领的官兵在绿茅等地区，把守关隘，搜查拦截、斩杀、抓获、投降的贼寇四十八人。

各个贼寇开始的时候虽然溃败了，但是还是或者散逃，或者会合。到这时，他们见那些魁梧、骁勇、骠悍的人，也都被

斩杀或抓获了，于是，就都往深远之处逃窜，那些稍微强壮一点的贼寇，还有一千多人，想逃往柳庆等地的贼寇老窝中去。于是，我军从四面对他们进行夹击、追剿，等到了横水江后，这些贼兵已经乘小船离开江岸，官兵无法接近他们，然而贼寇的船很小，贼寇都层层叠叠地站坐船上，人多船小，小船没法驶过江去，他们又因为争着要先渡过江去，又互相格斗起来，这时候正赶上江上刮起了飓风，那些江中的贼船全部翻了，贼寇浮水往岸上游去，没有死的人，仅二十多名罢了。

我军既没有船渡过江去，又时逢风雨很猛烈，于是各自归回军营。天晴了之后，我军仍然分路深入山中去搜捕、围剿那些贼寇，但那些贼人茫无踪迹，不知去向。我军重又深入到大山内部，在山崖和山谷之间看到，堕崖摔死的贼寇真是不计其数，那些摔死的贼兵尸首由于蒸晒，臭味熏人，不能使人再往前走了。

远近的崖洞之中，树木之下，堆叠的死人，男女老少，大约有四千多人。

大概是那些贼众仓慌逃窜，并没带柴米，又经过这场大雨，那些人饥饿超过了旬日，等到天晴之后，烈日蒸晒，瘴毒散发出来，并且非常凶猛，又过了有半个多月，所以那些人都身体溃烂而死了。这样，八寨的贼寇大致上已经扫荡完毕了。即使有漏网的贼寇，也超不过几十个人了。’

本院决定在八寨当中，根据地形，在那些要害地方，设置卫所，来控制众蛮人。又在三里设县，来互相连接、牵引，我亲临现场去看思恩府的地基，按实地情况制定卫、县的规章制度。那时候，暑热正厉害，山溪的水都涨升了，水流都恶臭、污秽，喝了这里的水，都引发了痢疾等疾病。

本院由于见各地的贼寇已经荡平，而我们的军兵又因水土不服，患疾病而死亡的人很多，于是就班师回军、出发前行。

各个官员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等，先是依奉本院的牌令：

‘根据左江道守备守巡等官员呈报说：

“断藤峡等地的骚贼，上边连通八寨贼寇，下边又勾通仙台、花相的贼寇寨峒，长年累月地进攻抢劫郡、县、乡村，受害的军兵、百姓，多次奏报，请求发兵进剿，乞求要乘着我们这时军兵的威力，剿灭逆贼。”等等情况。仰赖各个在职的官员监督统率各自的官、兵去进剿各地的贼寇，谕令还没有达到预先设定的会师地点三日之前，都停下车马，在中途等候预约的命令。

参将张经与和他在一起守巡的各级官吏集中决议，首先将进军的道路的险要、顺通以及远近，各地的贼寇多少、强弱，以及所要经过的良善百姓的村庄，往复所经过的地名，都要亲自同向导人一起，逐个地详细地讲述清楚，务必要你和我都熟悉于心，就象出自一个人的口中一样。然后规定好时间，偃旗息鼓，毫无声息，寂静如无人一般，秘密地向约定地点进发，乘着夜色迅速行军，务必使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各地的作恶的贼寇首领，全部抓获、剿灭，来使地方上的百姓的祸害得到灭除，使地方上得到安定。

除了在现场斩杀、抓获的贼寇外，其他的一切协从的老人、弱子，都可以饶恕不杀。现在这番举动，只把平定变乱、安抚百姓作为宗旨，不把斩杀、抓获贼寇的多少作为功绩。各级官吏务必要崇仰、体谅朝廷的怜悯老百姓困顿穷苦的用心；顾念地方上的百姓已经长久地遭受到残害的痛苦。

仍然要告诫、禁令军兵、人等，在所经过的良善百姓居住的村庄时，不得侵犯打扰百姓的一草一木，有违反禁令的人，应当依照军法，斩首示众。各级官吏，既有地方上的责任在肩，又兼有平常怀有尽忠尽义之心的，应当给予委任，务必要尽力来祛除祸患，安抚百姓。事情办理完后，将全部的立功人以及立功的等级，开列报告，让纪功御史加以纪录验查，凭这个来上奏报告。’依照以上命令执行。

各带职官员会同参议汪必东，金事汪濬、吴天挺，参将张

经，都指挥谢琿，遵照军事部门的筹划谋算，分别告诫各路官兵，一定要讲明纪律，严厉监督官兵按时进剿各地贼寇的巢穴，获得功劳的通报正处上奏期间。

于是，照准参将张经的手本，秘密地依奉本院牌令：

‘等到牛肠剿贼的事完毕后，马上转移军兵去进剿古陶的众贼寇。既使各处的逆贼事先听到了消息逃跑了，也必须整顿军队深入敌后，扫荡他们的巢穴，来宣扬贼寇的罪恶导致我军进行征讨的强盛威力。

如果他们终于能够悔过自新，归顺效力，也应该姑且对他们加以招安；如果他们仍然凭借险要地势放肆胡为，那么，对他们两次征讨未尽，就进行第三次进剿，三次征讨还剿灭不尽贼寇，就进行第四次进剿，务必把他们殄灭尽绝，来绝除贼寇的祸根。各级官吏就自己分配定的进军路线，展开进攻，永顺的驻扎官军进剿仙台等处的贼寇；保靖的驻军进剿白竹等处的贼寇，分别分给向导等人，让他们引路进兵，务必要计划、考虑周详，抓住机遇，采取行动；都不得偏执己见，刚愎自用，以致于耽误了大事。

那些地方的事务、形势，参将张经在那里住扎了很久，一定能详细地知道；仍然要该官勇敢地担起重任，果断、决定策略而采取行动。不许含糊不清，否则，始终难以推辞责任。’又已遵照该命令中的策略。我军都按期进剿，获功详情通报正在上奏。

又在四月初五等日，各个带职官员又依奉本院的密切叮嘱的牌令：

‘根据右布政林富，副总兵张瑶等人呈报，说：

“八寨的猺贼，使万余百姓受到毒害，千百里内，所遭受的困苦已达到极点了。乞求乘我军强盛的军威，紧急剿除这一地方的最大祸患”等等情况。本院看到八寨的猺贼，极其骁勇、凶猛，并且石门的天险，又是兵家从来没能深入的险恶之地，所

以，这里只能用计谋来智取，而不能轻易地动用兵力进行合围来达到歼敌目的。

近来思恩、田州已经收复，湖兵尚且驻留在那里，那些贼寇必然心中怀有疑惑、惧怕，一定已经有所预备；现在各州的狼兵，都已经罢除散归了；而思恩、田州新近依附的百姓，刚都回到农耕生产的事务中，湖兵又已经撤回，他们必然会认为我们不再会对他们打主意，因此，近些日子他们又略微出兵剽窃、抢掠，这大概是他们在试探官府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如何。

现在我们装作象是没有听说过他们抢掠的事情，暂且听任他们出没抢掠，他们也就放纵、懈怠，认为我军不能对他们再采取什么行动，这正是上天要灭绝他们的时候，机会不可失掉。前些日子思恩、田州的各目人，感激朝廷让他们再次活命的恩德，想立功来报效朝廷。当时我已允许他们休养三个月，然后调用他们。

现在已经到了期限，仰赖右布政林富、副总兵张祐依照牌令办理这件事，马上分头行动，密秘调动各目兵、夫出发，迂回行军，前到南宁，亲自听命约定的情节去行动。’

各个任职官员遵照命令调兵出发，行军到新墟地方，又密秘依奉进攻策略，预定好总攻的日期。立即遵照命令，连夜分路迅速进军，于是攻破了贼寇巢穴，连续作战，都获得了胜利。斩杀、抓获贼寇的人数以及立功的等级，都处于通报上奏期间。

各任职官员要经巡按广西监察御史石金案验看，说：

‘为纪录立功等级事宜：令行该道，都不妨进行监督，如果遇到参将张经，前任副总兵张祐等官员，各自解押到的抓获、斩杀的贼人以及头颅，以及俘获的贼兵所拥有的男、女、牛马，你们就要审查、验看真切，事情完毕后，要通盘查验立功的官员、兵士、役夫，把他们前后等级以及他们立功的功次多寡、及立功缘由，制订文册送报，来凭这个重新审验上奏朝廷’等等情况。这些都遵奉命令前去办理。

现今剧烈进剿断藤峡谷后，各路土目安兵解押到活捉、斩获的贼寇，以及贼兵头颅共一千一百零四名、颗，俘获贼兵家属五百六十八口；进剿八寨各路土目安兵解押到活捉、斩获以及投降的贼兵、及其头颅一千九百零一名颗，俘获贼兵家属五百八十七口；两处共计擒、斩了三千五百名颗，俘获贼兵家属一千一百五十五口；除了遵照案查、验看的命令进行办理，再次进行实际验查、制订文册，另外上报。他们各路解押到的活捉、斩获等项，以及立功的功次、数目，合计一处，先行上报，告知。

各任职官员等会同参照知道断藤峡众贼寇，连络了几十个巢穴，盘据连绵三百多里，他们彼此成犄角之势，凭借险阻团聚营寨，作恶多端，流动劫掠郡、县、乡村。自从我朝建国初期以来，我朝对这里的贼寇多次进行征剿，但都没制服他们。

到天顺年间，该部都御史韩雍统领军队二十多万，来进剿两广的贼寇，然后剿平了贼寇的巢穴，等到军队撤退后不久。各地的贼寇重又攻陷了浔州，占据城池大搞逆乱；后来朝廷重又集合军队攻伐围剿，一边还同时进行招安慰抚，贼寇在官兵打击下重又退还回巢穴里去了。从此之后，官府又曲意地对他们施加安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才时或有几个月的安定。

但是稍微不如意了，贼寇就又猖獗肆虐起来，烧杀抢掠比以前更为狠毒。贼寇从他们的祖辈以来，都是狠毒、暴戾相继承，穷凶极恶、嗜杀成性，不能被改造、教化过来。近几年来，官府对贼寇进行围剿和安抚的策略更加难以奏效了，而各地的贼寇对百姓进行的残暴的毒害更是一天比一天厉害，这些地方的百姓已到了难以支撑生活，无法再进行生产的地步了。

至于说八寨的众贼寇，尤其是凶暴、强悍、恶毒、狠猛；他们持有利铳、毒弩，他们的锋利简直是难以抵挡；而且，他们还据有作为营寨的绝壁天险，对他们进兵，简直没有通路。自从立国初期韩都督曾带领几万官兵，对这些地方进行围困，也

没有能攻破。没办法，竟然对他们进行了安抚、招安。

从此之后，朝廷多次派兵，合力围剿，一点也没有成效，而自己的军兵反而有不少死伤了。只有成化年间，土官岑瑛，平时能震慑、征服众贼寇，曾经集合各州的狼兵，进入过贼寇的巢穴，斩杀、抓获了二百多人，立了大功。不久，贼寇的势力又极猛地膨胀开来，势如潮涌，岑瑛的兵力难以支撑，于是退兵，也还是采用了招安的办法罢了。从此往后，没有谁能把贼寇怎么样，他们对远近的地方流动地进行劫掠，几乎没有那个月停止过。老百姓遭受到毒害，冤枉、痛苦没有地方去控诉。

自从思恩、田州贼寇造反，事情繁多之后，这两个地方的贼寇，相互连络，煽动蛊惑，这里将要发生不可明说的变乱，千里之内的地方，正处于纷乱中，在朝夕之间蕴酿着大的叛乱。

幸亏朝廷的威武、德政宣扬天下，军事部门制定了进剿的策略、战术，密秘地传授给各个带职官吏。由于湖广的军兵正在开回，就引导利用了他们顺便的威势；作为思恩、田州新近的附庸，我军又善于利用他们效力报国的机会；这样，讨逆大军聚如雷霆万钧之势，疾快如风雨掠过；大举进兵了而远近各地的百姓不知道有围剿贼寇的大战役；贼敌被击毁了，而士兵们都不能揣测出他们的行动的详情。

两个地方进剿贼寇的官兵，都分别没超过八千人，而三个月的战绩，已立下了歼敌超过三千的功劳。这次征伐贼寇所花费的钱财不到大举征讨逆贼时的十分之一，而这次行动斩杀、抓获的贼兵却超过大举征讨逆贼时的三分之二。远远近近的人户相互庆贺，道路上全是欢庆胜利的百姓。这是几十年来，百姓们从没有见到有过这样的举动。

我们各个带职官员等等，虽承受着困乏执行任务，冒着炎热，冲进毒瘴，攀登援爬艰难险阻，不敢不为国效命，但是，我们只能遵照上级制定的战略战术，不能为上级提供一筹的谋略。宜慰彭明辅、彭九霄、官男彭宗舜等人，带着重病，冒着酷暑，

督令军兵进剿贼寇，在山崖、深谷之中颠沛困顿，仆倒了爬起来却更加奋勇。终于能够把贼寇的巢穴扫平荡尽，把逆党殄灭尽绝，即使是激于忠心，发于大义，确实也是人们所难能可贵的。

那些思恩、田州等地的效力报国的头目卢苏、王受等人，都感激朝廷给予他们活命的恩德，一起竭尽死力来报答朝廷。他们自己准备资财、钱粮，争先恐后地首先冲入敌阵，于是，破除了贼寇的险要的要寨，捣毁了从过去没有人能到过的贼寇巢穴，斩杀掉了那些从来都难以敌挡的贼寇。

在进兵当中，还有的军兵因仰攻敌人的险要营寨，从山崖上摔下来，摔碎了脑袋，还在说自己死而无憾的；也有仰面冲锋，遭受到了贼兵的弩箭，挂在树上把胳膊、腿撕裂的，还说自己死也甘心。在民间传诵着他们英雄勇敢的佳话，以前，他们认为卢苏、王受，过去没有接受过招安、安抚，他们是地方上的祸患；现在他们已经被招安，归顺了朝廷，却又替地方上铲除祸患，被人啧啧称赞、惊叹，他们尽忠报国的诚意，即使是子弟对于他们的父兄，也不能超过他们了。

又得知那些督兵、督哨官员，防止、堵截敌人的粮草等等，凡是在大军进发中担任了职责的各级官员，他们虽然职位有的崇高，有的卑劣，立功也有大也小，但是他们都是冒着敌贼的弓箭、炮石以及炎热和瘴毒，历尽了艰难险阻，比起过去对这里展开的大规模征讨中，军兵们对这里只是围剿，死守，坐着成功到来比较，两者在利益、危害，劳禄和安逸，真是相差数倍了。这些功绩，都乞望加以纪录，上奏朝廷，来劝勉将来的人。”等等情况。这些呈报已传达给我。

据先前，各官呈报说：

“前面提到的各个贼窝、各个贼寇，多年来都是穷凶极恶，在千百里之内的地区的百姓，都遭受到了他们的毒害、惨伤。千万老百姓真是冤屈、痛苦，朝不保夕，乞求要乘着我军强盛的

军威，急切地救助这一些地方的苦难。”等等情况。

那时候我刚到南宁驻扎，亲眼看到了贼寇的危害，确实不忍心坐看着这里的老百姓的困苦，已到达了这样的境地。等到我查看了兵部多次发来的咨文，里面也讲道：

题写奏章，朝廷批示答应的事情。要将对前面提到的各个贼寇，立即发兵，计划围剿，来铲除老百姓的祸患，这也正是我等人所应当尽的职责。但是，考虑到贼兵人多，声势浩大，又连络有千里之长，所以，只可以用计谋来智取，难以用蛮力来征服。

于是，我想：如果再进行上奏请求，等到朝廷发下命令后，再举行征讨；这样去做的话，必然会导致这番举动很快昭彰，显扬下去，走漏风声，使贼寇有了准备，那么，既使动用十万军队，用几年的时间来围剿，也未必能攻克贼寇。因此就仰赖遵守皇上的敕谕：

“但凡有贼寇发生，应当招安按抚的，就进行招安、按抚；可以进剿的，就加兵进剿，根据具体情况来便利地采取行动。等方针政策。”一方面，我们秘密地根据时机来采取行动，另又秘密地命总镇太监张赐，告知会合该镇守两广的丰城侯李昱，让他们也相继来到任所，又经过转告，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。

现在根据各个呈报所报告的情况，我会同总镇太监张赐，总兵李昱，以及镇巡布、都、按三司的官员，看到八寨，断藤、牛肠、六寺、磨刀、古陶、白竹、罗凤、龙尾、仙台、花相等地的贼寇巢穴，连络成一片，盘据在方圆上千里的境地，这些贼寇凶暴、骠悍、骁勇、狠猛，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遭到了残酷的虐杀、劫掠，使整个地方上遭受了毒害，并且，历来官兵对他们实施征伐、进剿，都不能取胜。

这帮贼匪已是恶贯满盈，罪过已到达极点，真是神怒人怨。确实有象各个官吏报告中所呈报的情况，这些贼寇，真是两广盗贼的渊源和根基，如果不把他们铲除掉，那么两广的盗贼，始

终也没有停息下去的开端。

而现在在三个月之内，只是利用湖广军队顺路班师撤军的机会，并使用了思恩、田州来效力报国的新近归附的土目士兵，这样，前后夹击，两地同时进兵，这些军兵一共不满八千人，却斩杀、抓获了三千多人，把贼寇的巢穴也扫平荡尽了。这样，洗却了千万百姓的冤屈，铲除了这些地方的长达百年的祸患，这样的功绩，那里是我们通晓计谋，善用战略战术所能达到的呢？这都是由于皇上铲除祸患、救助百姓的诚心，受到了天地鬼神的默默赞许，并且皇上神圣、雄武的不言的威力，任用人才毫不疑虑的果断，都使远远近近的地方受到震惊、威慑，感动了上上下下的官员、军民。

并且，朝廷上的众位大臣，都能够推心置腹地推举人才并加以任命，在一起协助参谋军机大事，都是只从国家的利益方面进行筹划，并且都是跟别人一同做好事，善意地帮助人。因此，我等一千人才能够展开自己的手臂，施展出才华，不再有任何顾虑，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，把自己所可尽心的全都实施开来，这样，行动没有不适宜的，举措没有不令人振奋的，众将都听命、效劳，军兵全都效力，从而才导致了征剿逆贼的胜利。

这虽然不足以称得上什么功劳，但朝廷之上，能够使我们获得这次成功的一些作法，确实可以作为今后朝廷做大事采取行动时所可以效法的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就是耗尽兵力，用尽财产，使老百姓凋蔽、穷苦、困顿之后，仅仅是靠自我守护，还怕不能取胜呢？又何况敢希望有这样出乎意外的胜利呢？

又得知宣慰彭明辅、彭九霄，官男彭宗舜等人，都是冒着暑热和瘴毒，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等把贼寇剿灭以后，他们又都狼狈不堪，带着病痛回去了，他们的生与死都还很难说呢。尤其是官男彭蔭臣，还派自己的家丁前来这里报效祖国，参加剿贼，在两年之间，他在道途中颠沛困顿，因患疫病而死亡，确